

湖边的白鹭

□闫群

我每天上下班,习惯从单位院内的中心花园穿过,一是可以亲近大自然,愉悦身心;二是顺便检查园内的绿化和卫生状况,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项内容。岁月如梭,转眼我已在西北饭店工作了二十多年。这个花园面积大约5000平方米,有各种绿植、花卉和果树,还有一些珍稀树种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花园中央那个椭圆形小湖,以及湖心矗立的假山。有山有水,草木葳蕤,自然吸引不少鸟类飞禽时常光顾。

冬日的清晨,刚到花园边,一眼就看见一只硕大的白鹭正站在湖边。在初升的阳光下,它洁白如雪的身影闪烁着细微的金色光芒,就像一位穿着素白长裙的仙女,配上那修长而尖的青色嘴巴和纤细的黑腿,格外优雅。我赶紧举起手机,屏气凝神,蹑手蹑脚地靠近它,结果还是被这个小机灵鬼察觉到了。它用那双黑亮的小圆眼睛看了我一眼,轻轻扇动翅膀飞上了天。尽管只是惊鸿一瞥,但那双深邃神秘的黑眼珠闪烁着警觉与智慧的光芒,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白鹭也叫鹭鸶,被称为“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鸟”,享有“环保鸟”的美誉。白鹭聚集,跟

当地人居环境优美、生态环境良好有着密切关系。如今,白鹭在中国难得一见,几乎处于濒危状态。记得郭沫若写过一首赞美白鹭的散文诗:“那雪白的蓑毛,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,那铁色的长喙,那青色的脚,增之一分则嫌长,减之一分则嫌短,素之一分则嫌白,黛之一分则嫌黑。”诗人眼中的白鹭不仅是上帝的尤物,更是诗人情怀的象征。在我的视野里,白鹭是雪衣雪发青玉嘴,是一树梨花落晚风。

今冬,这是初次与这只白鹭相逢。其实,它在我们饭店院子活动已经好几年了,也没什么规律,似乎冬天来得稍频繁些。它一来饭店花园,就围着湖转悠,逗摸着里面的鱼儿。偶尔飞上假山,像个雕塑一样静静眺望;或栖息在枝头,宛如一朵洁白的莲花,给人带来宁静与美好。大多数时候这只白鹭都是单影孤只,但自得其乐,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落寞寡欢。白鹭是候鸟,每年10月都会迁徙到南方过冬,然后在次年三四月回到北方繁殖。许多个冬日看见这只孤独

的白鹭,我都暗自思忖:它是掉队了还是迷路了,抑或被它的团队甩掉了?不得而知。

记得2021年疫情封城期间,我的值班室在饭店主楼六楼靠南的一个房间。那段时间儿子正在一个封闭学校读高三,已近一个月没有回家了,也没带手机。当时形势严峻,我时常隔窗眺望南山,以舒缓情绪。一天午后,我又掀开纱帘望向窗外,洁白的雪花在天空漫天飞舞,隐约看见一只白鹭在湖的上空盘旋飞翔,时而飞向高空,时而俯冲下来用长喙在水面轻轻点过,时而在湖边踱着方步逡巡。当我把手机镜头拉近,才发现湖边竟然还有只小白鹭,它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,仿佛一尊汉白玉雕塑。那只大白鹭把捕捉来的小鱼,一点点喂给小白鹭。

一连几日,这对母子都在湖边打捞鱼儿。不同的是,小白鹭也学着妈妈的样子,开始把嘴慢慢伸进水里捕食,动作起初有些笨拙,但每天都在进步。它们有时在清晨的阳光下翱翔于蓝天白云中,有时在结冰的湖面上翩翩起舞。天下的母爱都一样,是支持、照顾和引领,是带来往前走的安全和信心。我观察它们走路,步履优雅笃定,既不像鸡吃食那样火急火燎,也不像

鸭子那样颤颤巍巍、左右摇晃,而是慢慢地抬腿、慢慢地放下,即使落在水里,也掀不起水波。

不由得想起儿时终南山下的家乡,每到盛夏,一群群白鹭徜徉于田间地头,或低头觅食,或展翅低飞在一碧万顷的稻田上空,或躲藏在荷田里乘凉,或调皮地栖息在黄牛背上优哉游哉休憩。聚时一片白,散时如星点,美不胜收,与田间劳动的农民形成一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画卷。如今,这样的盛景在故乡早已看不到了。

在银装素裹、万木萧萧的冬日邂逅一只白鹭,于我而言是慰藉,更是温暖。同时,也在我的内心掀起了阵阵涟漪。毛姆说:“一个人能观察落叶、鲜花,从细微处欣赏一切,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。”我愿像这只湖边的白鹭,即使身处冰天雪地,也要在心中修篱种菊,学会在孤独中让自己内心丰盛、强大。

人生往往是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回头看,轻舟已过万重山;向前看,前路漫漫亦灿灿。重要的不是逃避,而是在苦中作乐自渡过去,或者把一地鸡毛捡起来做成鸡毛掸子。

(单位:西北饭店)

与自己和解

□王涛

小寒夜,谈完了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有对山峦森林湖泊的神驰向往,但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怅然若失。

生命中有太多的意外和未知,生活中有太多的不甘和执念,命运中有太多的无奈和无助,有时候会让人死寂或者疯狂。在幸与不幸之间,有人选择刀刀向内吞噬自己,有人选择芒刺对外摧残别人。

生命中有太多的意外和未知,睡梦中冻死的列娜、雷击而死的林克、马背上睡着冻死的拉吉达、死在熊掌的下瓦罗加,或许死亡只是人生的一部分,每个人都将经历,只是不尽相同。我在想,如果列娜不骑那只主动来驮她的灰色驯鹿,林克不冒雨去阿巴河畔换取驯鹿,拉吉达是架着滑雪板寻找驯鹿而不是骑马,瓦罗加看电影时不喝那么多酒,该有多好。可是生命没有如果,只有眼角淌下的泪和流进心里的血。

生活中有太多的不甘和执念,一心想找狼报断腿之仇的老达西、一生纠缠在蒙古姑娘心中的伊芙琳,前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拥有了短暂的幸福,后者在生命的尽头才活回了自己。

当然,还有铁匠伊万,嘴上虽然说着“想走的人,是留不住的”,但他却等了娜杰什卡一辈子,让人不免认为当年他从俄国安达手里救出娜杰什卡,不只是因为简单的怜悯,可叹他至死都没等回来娜杰什卡和一双儿女。坟前竖着的十字架和回来为他吊孝那对白狐狸,或许是对他最大的安慰。

命运中有太多无奈和无助,即使拥有神力的萨满,也无法摆脱命运所给予的枷锁。

命运悲惨的还有拉吉米捡回的弃婴马伊堪,拉吉米偏执扭曲的心理、自私极端的保护,还有变质的精神寄托,毁灭了马伊堪的青春和浪漫,致使马伊堪经受不住心灵痛苦和精神折磨,突然失踪后未婚生育,给自己找了个替代品,在西班牙两岁后跳崖自杀,以死求得解脱,令人叹惋,寒战不止。还有因为被认定会生傻孩子,爬上山滚下来流产,最后吃毒蘑菇殉情的杰芙琳娜;因误杀弟弟安道尔,过不了心坎,酗酒过度而死的维克特……

一切经历,或幸福或苦难,都是一种承受。有人一辈子不间断地耿耿于怀,跟自己抬杠,与时较劲,对命运骄矜;有人一生都在不停地与自己和解,放过自己,享受幸福,也享受苦难。

那些爱而不得的人,力不从心的事,失而不返的机缘,悔不当初的抉择和渐行渐远的情谊,相比未知的生死和当下拥有的生活,都应坦然释怀和轻松放下。不是为了妥协,是为了余生的光芒。因为生命的精彩,在于经历与承受,也在于不能重来过去。

(单位:陕西交控宜富分公司)



雾中群山美如画

杨楹 摄

给母亲打电话

□孙子健

就像避风港一样,有什么事情我都会给母亲说。后来经历了高中住校、外省上大学、进入职场,我和母亲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少。这本来是人之常情,但细想之后,令我震惊的是和母亲聊天频率的减少,已经被我视作理所当然。和亲戚朋友这段时间联系少了,我都会想着是不是关系淡了,但是对于母亲,我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,只是在心里默许,母亲一定能理解,孩子大了都这样。

后来听室友说,他的母亲是一位从事了几十年慈善事业的社工,他非常以母亲为骄傲。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公务员,小时候,每年的3·15晚会我们都一起看,一边看一边听母亲讲她的工作。那时候放学去外婆家吃饭,只要母亲不在,我就会缠着外婆给母亲打电话。久而久之,母亲的

同事甚至领导,都能跟我聊上几句。

我工作之后,父亲反而像变了个人一样,没事就爱给我打电话。每次下班前在办公室接到父亲的电话,问我晚上在哪儿吃,想吃什么,我总是小声回一句“随便”就匆匆挂掉了。而母亲似乎知道我在同事跟前不好意思,有什么事都在微信上说。

一个月之后的现在,我来到重庆参加轮岗学习。这里温度远高于榆林,但我却总能感受到一股不同于家乡的冷。我放好行李,设置好早起的闹钟,打开床头昏黄的夜灯,室友的那句话在这个时候猛地一下又浮现在脑海里。

真的是这样吗?

朋友学会开车之后,每天早上都送父母上班。同事放假了,带着母亲去南京看演唱会。室友来到重庆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……

我拨下充电器,拨通了那串熟悉又陌生的号码。“有没有可能大家都是这样,只是你不知道呢?”(单位:陕煤运销榆中公司)

舞龙时,龙跟着绣球做各种动作,不断地展示扭、摆、仰、跪、跳、摇等多种姿势,所以人们就以舞龙这一方式来祈求平安和幸福,以至成为全国广泛的一项群众文化活动。之后,舞龙和舞狮便传播到海外,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。

龙的形象在民间绘画、剪纸中也很常见,人们通过画笔和剪刀,就将一幅幅千姿百态、活灵活现的龙展现出来,表达对生活的热爱。还有端午时的赛龙舟,它既是一项文化活动,又是一项体育活动,人们通过这一活动,增加团结、凝聚、

龙吟天下万象新

□王雄文

合作和奋进的力量。此外,耍龙灯也是民间常见的表演形式。龙灯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品,通常由竹子、纸张、丝绸等材料制成。龙的身体可以灵活伸展,头部通常装有彩灯,使整个龙灯栩栩如生,寓意龙腾欢快、生机盎然。

龙在建筑中的出现,主要表现在装饰方面,所以建筑中的龙就成为人们对祥和美好的追求。如汉唐建筑上的瓦当、砖雕上的图案,形象生动,简练明快。北京北海的九龙壁、天安门前华表上的浮屠雕、西安护城河桥头的石雕龙,都是建筑艺术中的精品。在西安庆宫公园,

近年又新建了一座龙堂,里面有一座“飞龙在天”青铜雕塑,长宽各8米,神情生动,气宇轩昂,令人震撼。

龙的文化博大精深,龙的成语、民间传说、古典诗词更是不胜枚举。唐代诗人杜甫就有“斯须九重真龙出,一洗万古凡马空”的诗句。而韩愈的诗句则这样写道:“天昏地黑蛟龙移,雷惊电激雄雌随。清泉百丈化为土,鱼鳖枯死吁可悲。”唐诗人应物将龙与水写得别有一番景致:“石激溪流雪满湾,五龙潜处野云闲。暂收雷电九峰下,且欲溪潭一水间。”宋人辛弃疾的“宝马雕车香满路,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将上元夜人们耍龙灯的情景写得惟肖,热闹至极。现代诗人郭沫若更是以“龙门有灵秀,钟毓人中龙。”来赞美美圣司马迁,可谓实至名归,当之无愧。

龙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五,寓意着五福临门、五谷丰登。龙年至,国运兴。今年的春节很特别,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,将春节(农历新年)确定为联合国假日。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成为国际性假日,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。

龙吟春早,万象更新。新年新月新气象,新天地新面貌。在这喜迎龙年新春之际,让我们以龙马精神,龙行虎步,去描绘新的图景,开辟新的事业,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,龙腾虎跃,拼搏进取,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,苦干实干,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。

(单位:中国航天科工七院)

那盏年灯

□罗锦高

“回家过年啰!”人们喊出最响亮、暖心的话语。中国特有的称谓“春运”之声,响遍华夏大地。无数儿女双脚行走在回家的路上,母亲期盼的目光也铺在路上。

租住高楼的人,抬眼望,面对万家灯火,似乎熟悉却又感到陌生。夜阑人静,尤觉茫然,下意识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盏最明亮的家灯。于是携着妻儿,手里牵的、背上驮的,拉箱拎袋,大包小兜,里面装的全是对父母的思念和愧疚,汇入到车站、机场、码头的人潮。

有句歌词唱道:母亲在家就在。故乡有亲人的家,就像巨大的磁场,吸附着无限的力量。江海隔不开,高山挡不住,再长的路途也挡不住。人们怀揣着喜悦的心情,就是奔着那盏温暖的年灯而去。有位作者写道:人生之幸,莫过于有家可回,有亲人在等,有年夜饭可吃。好话欢笑皆在灯下所得,亲情温暖都在灯下所聚。

年灯由过去的火把灯、煤油灯,过渡到如今五光十色的电灯。大小城市的古城墙、广场、公园、街头、路口,无处不是七彩灯辉。逢龙年扎制龙灯,腾起冲天气象;虎年高架虎灯,呼啸城乡发展之威;羊年昂首羊灯,散发着崭新的年景。千家万户的红灯笼、红春联相映吉祥,释放出春阳一般的光,灯灯祝福,心心祈愿,汇成灿烂的节日文明。

在此之前,多少爹娘思念孩子,近乎掰着手指数着他们的归期,直数到年灯亮了,他们的心也就亮堂了。平日里,母亲想好了一肚子话,待儿女们回到身边要絮叨一番,包括平日里的孤单、冷清、偶有头疼脑热没有亲人在身边,生出莫名的委屈,只能自个儿忍着扛着。当儿女真的回到了农村的家,煌煌灯下,一家人围着锅台转,团圆饺子沿着锅里转。再看看孙子孙女们的嬉笑打闹,埋在心底的憋屈全被高兴冲掉了。

年灯下的欢声笑语,足以在她心里存蓄一年。小品演员岳云鹏一次年节回家,事先没给母亲打电话,当他突然出现在母亲眼前时,母亲急问:“你咋不先来个电话呢?”云鹏说:“想给您老一个惊喜呀。”母亲嗔怪:“你提前一星期打电话,我会高兴一星期;你提前一个月来个电话,我会高兴一个月。”质朴的话语中,饱含着沉甸甸的爱。

老家在赣南的小廖,已在西安工作十余年了。每年过年回家乡,母亲早就给备好了最好的笋干、梅菜干、香菇干、腌肉块,平时都舍不得吃,留着积攒给小廖姐弟仁,一直把早已为人母的女儿当娃娃一样疼爱。那一年,小廖在电话中说好大年三十天黑前到家。然而,母亲做好年夜饭,左等右等,把饭菜凉了热、热了又凉,在锅里反复倒腾,弄得肉烂骨离,汤汁干枯,菜肴焦糊。原来女儿搭乘的火车晚点了,母亲还没有手机。小廖一回到家,边吃年夜饭,边口口声声夸赞:“妈妈做的饭菜真香啊!”母亲激动得两眼泪光。

渭河畔惠家坡村有一对老夫妇,想孙子快想疯了。儿子儿媳都在乌鲁木齐市上班,自从孙子降生后,就一直没有回过陕西的家。在电话中一听说四岁半的孙子也带回来,老两口激动得一宿没合眼。平时,虽然在手机上常与儿孙视频,但孙子总是与老人略感陌生。在年轻父母催促下,只是很勉强地低声喊声爷爷声奶奶。那年腊月二十九,正好下大雪,夫妇俩一早起来就扫雪,扫净一层雪,又下一层白,从家门口直扫到村路口。过路的村人问他:“他爷爷你,你老两口过年学雷锤!”老汉一脸高兴,半是揶揄半是得意地说:“咱哪有雷锤的本事,是迎接我那孙子碎怂娃哩,孙子爱蹦蹦跳跳,怕他摔倒。”路人啧啧感叹:“这哪儿是扫雪,分明在化解冰天雪地呢。”

我以为,过年就是重启。回家过年,意味着旧的一年已过去,迎来新的年头。很多人从家乡爹娘身边重聚又离开,年灯,无疑是家中的火炬,重启生活的光源——充够了电,铆足了精神,回到城市,开始新一年的打拼。

(单位:西安市临潼区广播电视台)



肖形龙



金龙舞春

篆刻 蒋绍铨